回溪先生史韻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五

回溪錢諷正初編集

二十五願與恩恨通

〔願〕富世無所願 魏管輅曰|||欲得與梓慎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決狐疑無所復恨 歌衣儕服是臣所願 後魏樂良王忠見衣字 異聞異見心之願 後魏李炎之恒閑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此乃天性非爲力強 有富貴之願 宋王筆|||||||

〔愿〕欲相崔琳盧從愿 唐崔琳傳見飯字 霸上見閭人濮陽愿 唐楊敦之見辦字

〔劵〕事成操石劵 史記虞卿傳公孫龍說平原君曰虞卿操其兩權||||||以責不成

以盧名德君

焼債券 史記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焼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與臺人盟破銅券 晉應詹見打字

焚子綽一廚責券 家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綽懊歎彌日

道研焚債券 北齊蘇瓊見閒字

閱張陂家簿獲盧大夫逋券 唐裴度為相大賈張陂負五坊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貲錢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錢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言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恣橫憲宗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

抵鐵券 唐李懷光陰連朱泚德宗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

不悅李崧獻宅券 五代漢蘇逢吉為宰相貪詐喜殺戮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以崧第賜逢吉崧則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崧子弟數有怨言

逢吉使人告崧下獄崧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爲亂獄上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周兵起逢吉見崧在側與隱帝走趙村自殺周太祖求其首適當崧被刑之所

張氏取鐵券 五代

朱友謙梁太祖養以爲子封冀王鎮河中後降晉莊宗滅梁友謙來朝拜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後爲伶官所譖被殺莊宗遣夏魯奇族其家妻張氏率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丨丨丨丨丨亦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語魯奇亦愍

焚常思所進絲券

五代常思周太祖少孤無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自歸德節度來朝因啓曰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勸〕此酒不可相勸

宋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明帝爲身後計疑景文難信送藥賜死景文是夜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方與客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曰奉勅見賜以死丨丨丨丨遂飲之

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

勸 唐韋倫爲太常卿從德宗狩奉天盧杞敗關播罷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泣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
｜｜聞者俾其公｜｜｜｜｜｜

〔怨〕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

民之怨 史記趙武靈欲胡服曰｜｜｜｜｜｜｜｜｜｜｜｜｜｜｜｜ 冨

民之怨 漢劉德爲宗正封陽城侯宣厚好施家貧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也

口讓多怨 漢朝錯見危字 人主有深怨私怨 漢鄒陽傳見鄒字 冨者

衆之怨 漢踈廣見過字 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漢杜鄴與王音書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豈可北詣單於以告怨

後漢虞詡字升卿爲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上書訴縣令之枉六七歲不省主簿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乎順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訴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惑之人不足誅帝納其言笞之而已詡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感 車過

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橋元雎陽人位至太尉初曹操微時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致祭兼自為文曰故大尉橋公懿德高範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操以幼年遠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上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魏志勿怨作勿怪

鄭默猶有嫌怨 晉鄭默為光祿勳卒衛瓘奏宜贈三事而后父楊駿以默許婚恨之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沖博愛不以才地自矜事上以禮御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君子以為處世之難

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 隋元巖封平昌郡公蜀王秀鎮益州巖為長史其得罪者相謂曰｜｜｜｜｜｜｜｜｜焉

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 唐李聽文宗嘗歎曰｜｜｜｜｜｜｜｜｜｜｜唯聽焉可

〔堰〕偶捕魚立隅 後漢董卓見魚字隅讀作堰

造沉菜堰 晉傅祗為滎陽太守

自魏黃初後河濟汎溢鄧艾著濟河論開石門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至今豫兗無水患百姓立碑頌焉

浮山堰 梁康絢傳武帝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足引北方謠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絢都督二十萬人起｜｜｜將合復決或謂江淮多蛟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投之伐樹爲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堰成長九里魏人患之其秋淮暴長堰壞殺數萬人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殊類詭狀隨流而下不可勝名初鎮星守天江而堰成退舍而決

平津堰 唐李吉甫罷相爲淮南節度以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

〔獻〕

鮆魚蝦鮓尋當有所上獻 晉虞嘯父見致字

以太上弄曇獻 北齊武成胡后見璧字

以皇后爲亞獻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太山禪社首｜｜｜｜｜｜唐中宗景龍三年有事南郊｜｜｜｜｜｜

表疏凡四十五獻 唐李渤字濬之爲石補闕以直忤憲宗下遷丹王府屬分司東都渤雖處外志存朝廷｜｜｜｜｜｜｜擢庫部員外郎

〔憲〕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後漢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桓帝大怒徵穆下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數千人上書訟穆志清姦惡由是內官志疾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擇獨抗然不顧身害徙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云云帝覽奏撫之

平頭憲 齊王晏傳見行字

〔建〕不忍刑擅建 後漢鍾離意爲瑕邱令吏檀建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爲建設酒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建飲藥而死

蠢動皆神之爲癡聖惟質所建 晉庾敳意賦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健〕著妻兒袴去時以爲通健 魏賈逵見袴字

閭兒作此爲健 晉闞澤字增伯爲河間王西戎司馬悠懷之處瓚與稽諸闞上書理冤貫謐曰丨丨丨丨丨丨然觀其意欲與司馬家同

奇健 晉諸葛長民常夜見一物甚黑而毛腳不分明丨丨與之相打

三老何

以健晉劉曜載記見鷂字盧健健晉志義熙初小兒相逢於道飯舉兩手曰|||吹曰闘歌闘歌末曰翁年老翁年老其後盧循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與官軍屢鬪鬪鬪歌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期頤之慶也何物女子乃如此健唐李君羡見子字

〔飯〕

自持比客飯史記孟嘗君見光字廉將軍雖老尚善飯史記廉頗爲趙將後奔魏而趙數因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還報趙王曰||||||||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用楚聞頗在魏陰使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于壽春身食一肉脫粟飯漢公孫宏見閣字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後漢馮異見恩字令見清平吏不敢飯後漢賈琮舊交阯多珍產前後刺史率無貪行故吏民怨叛靈帝時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大守三府舉琮爲刺史琮到官移書使各安業蕩復徭役誅斬渠帥選良吏守諸縣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聞卿

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後漢第五倫見公字）設祭雞酒斗米飯（後漢徐穉見雞字）殺雞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與輩行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言因請寓宿旦日容丨丨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丨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爲河南尹茹菜食乾飯（後漢羊陟見菜字）推去葱菜麥飯（後漢井丹見春字）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魏王朗字景興太祖書嘲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朗歎曰宜適難值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令日可折而不折也）飽焦征羌小盤飯（吳步騭見羌字）幸其舍求視蔬飯（吳是儀爲尚書僕射食不重膳孫權丨丨丨丨丨丨丨親嘗之歎息）勞薪炊飯（晉荀勗見鄆字）兩頰著飯（晉郗鑒見頰字）對食談論奮擲塵尾毛悉落飯（晉孫盛見尾字）拾散落席飯（晉殷仲堪見筵字）歲饑門生莫敢爲

設飯（晉庾家見食字）令年食麥䴵昔年食白飯（晉志見嘆字）姊爲設菜羹麗飯（宋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爲荊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饌之脩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之）林中見青衣小兒與飯（宋王仲德見張字）母好食鐺底飯（宋陳遺少爲郡吏｜｜｜｜｜｜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炙食輒錄其皇貽母）人餉新米出示麥飯（齊劉懷慰見此字）作縣唯日食一升飯（齊傳炎見至字）蜀人牀無百錢布被甑無數升麥飯（梁羅研見口字）與范雲食蒸鮑魚赤倉米飯（梁孔休源見魚字）作菱米飯（梁魚宏爲湘東王司馬西上道中之食婦路採菱｜｜｜｜給所部宏度之所役人覓一菱不得又摘瓠擻作贍以供酒食）此二人唯堪噉飯（隋賀若弼以功在鋼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丈帝下弼獄謂曰我以楊素高熲爲宰相汝每昌言｜｜｜｜｜｜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謂

公卿奏弼恚望當誅上指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爵位

擊鼓會飯唐裴寬見對字郭子儀敕士蔬飯唐蔣沈見清字

【萬】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史記衛皇后世家｜｜｜｜｜｜｜｜然無子

竟給日賀錢萬漢高祖見事字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漢韓信見伍字

須兵滿萬漢趙充國見見字

以敢死三千破尋邑百萬後漢光武見勇字

受馬援馬送錢五萬後漢杜林見我字

悔不小靳可至千萬後漢崔烈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云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

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子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以司馬真有清名減責三百萬後漢宦者張讓傳見錢字陰就

劫致井丹詭說五王求錢千萬後漢井丹見春字一日之供

以錢二萬晉何劭見處字以計代戰一當萬晉杜預見江字歲取粱

趙祖錢百萬晉裴楷見宅字君前作書勝衆十萬晉荀勗見衆字五

代羅紹成顗一日散錢數千萬晉郗超見取字友人有蒲葵扇五

萬晉謝安見扇字以精貌八千破符堅百萬晉謝元見至字父導夢

人買悅以錢百萬尋掘地得錢百萬晉王悅見悅字劉毅家

無擔石之儲摴蒲一擲百萬宋武帝舉義桓元擢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

｜｜｜｜｜｜｜｜｜｜｜｜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因潘妃

求錢三十萬宋文袁后家貧薄每就帝求錢帛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足後潘妃

有寵所求無不得后求信乃｜｜｜｜｜｜｜｜｜｜與家以觀上意便得后意恨成疾而死｜廣州刺
史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宋王琨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世稱｜｜｜｜
｜｜｜｜｜｜｜｜｜琨無所取及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宅物稱是帝
說其對三兒敵錢三千萬宋戴法興見錢字虎魄釧一隻直
百七十萬齊東昏見釧字供一身一月十萬齊到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
｜｜｜｜｜｜宅字內他使藝皆窮上品又見珠字賣宅須四十五萬齊崔慰祖
｜｜｜｜｜｜｜買者云寧可試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云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
慰祖曰眞是我心手見夢梁武索所換錢十七萬齊曹武見宅字此一
戶內年辦百萬齊恩倖呂文顯等見戶字江千萬梁南平王恪見客字江無
畏寶屧直千萬梁臨川王宏見屧字宋李雅宅價一千一百萬
梁呂僧珍見擲字我精騎三千足敵君贏卒數萬北齊孫搴學淺行薄

邢邵書謂曰須更讀書擧曰｜｜｜｜｜｜｜｜｜｜｜｜｜｜｜｜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問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且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事書敍辣刺丸李諧調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皆大笑實二千騎登樓望之以爲三萬後周楊忠以梁蕭登懷貳觀兵漢濱易旗遞進｜｜｜｜｜｜｜｜｜｜｜｜｜｜督懼而服

馬不肯市突厥珠以八百萬隋文獨孤后見匱字魏徵一言賢於衆十萬唐魏徵見衆字詔給宅直二百萬唐馬周見宅字與縑服者錢四十萬唐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先振舉與之無少吝請歲輸董秀錢五千萬唐陳少游擢桂管觀察不樂遠去乃侯官者董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曰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俸入不足爲數日費吾雖不才｜｜｜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遂改宣歙觀察圬墁工二百萬唐楊貴妃姊虢國見段字馮球妻置玉釵以七十萬唐柳玭見釵字殼

民姓國姓萬 五代皇甫暉見姓字 紹威折簡勝用兵十萬 五代羅紹威在魏馳書燕王劉守光勸降梁太祖曰吾嘗攻燕不能下||||||||

二十六慁

【溷】人生如樹花有墜茵蓆有落糞溷 齊范縝見墮字

【困】悲莫甚於窮困 李斯見忿字 智勇俱困 漢蒯通說韓信曰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者也 兩主不相困 漢匈奴傳見同字 死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

【困】宋謝莊見門字

【悶】決大事政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 晉王彪之為吏部尚書桓溫欲北伐輒下武昌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欲作匹夫豈有全邪且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示以款誠彼當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裁浩曰||||||||

｜｜｜｜｜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詔不進

【遜】寒士不遜齊劉祥見人字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

朓何遜梁何遜字仲言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梁元帝著論曰｜｜｜｜｜｜｜｜｜

｜｜｜｜｜｜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梁何遜與吳均俱得幸武帝後稍失意帝曰｜

｜｜｜｜｜｜｜｜醜舍人必荀士遜北齊荀士遜爲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

重害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其姓名乃云｜｜｜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

是內人莫不歡笑每歲責人問五品不遜隋郎茂傳見家字治浙東

兩失孟簡李遜唐孟簡傳見失字

【寸】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史記孔子見狗字有留死一尺無

北行一寸後漢楊倫自太中大夫爲大將軍梁商長史諫爭不合言出補常山王太傅病不之

官詔書催發倫留河內上書曰｜｜｜｜｜｜｜｜｜｜剜頸不易九裂不悔云云毋截肉以

方斷蔥以寸後漢陸續見方字殺築城者以錐入一寸晉載記赫連勃勃見城字柑大供御者三寸宋彭城王義康見柑字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梁臨川王宏督諸軍侵魏次洛口聞魏兵近畏懦欲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成四韻詩燒燭一寸梁王僧孺傳見鉢字豈北生一尺寧南死一寸後魏崔巨倫見舌字艾炷圍將二寸後魏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炙療｜｜｜｜｜｜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獻明珠徑寸隋史萬歲見碑字

〔頓〕與弟子分財田廬取其荒頓後漢薛包見取字趙行臺頓北齊趙彥深為東南道行臺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營軍處士庶追思號｜｜｜｜此輩會是哀頓後魏平恒見哀字

〔鈍〕爵祿束帛所以厲世摩鈍漢梅福見石字汝謂吾刀鈍晉王

育見鶴字橐膏昏鈍宋范曄見方字言京師文體儒鈍梁庾肩吾傳見傳字

干戈朽鈇鉞鈍唐藩鎮傳叙扞收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含引泥沓煦育逆擘㪣事大人偷處恬逸爲傻世子孫背曾疽根

〔論〕鄒衍之徒不治而議論史記齊宣王見下字目論史記越王無疆時齊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又不王｜不霸越之所以不伐楚者謂不得晉也王之所以待於晉者將以分楚衆楚衆已分何待於晉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特特文墨議論漢蕭何見功字

卑之毋甚高論漢張釋之與見仲居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議釋之曰以官滅什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請徙爲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上曰｜｜｜｜｜｜令今可行也釋之言秦漢間事文帝稱善

不報持論漢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上頗俳優畜之

口諸倡辯不能持論漢東方朔經典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漢薛宣谷永爲宣曰法律任廷尉有餘|||||||||||||因劉伯
宗著絶交論後漢朱見宗字穆刊滅典論魏文帝著典論兩城西獻火浣布以
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明其不然明帝刊石於廟門後西域獻此布於是刊滅此論天下笑之齊王芳
紀恨蔣濟不觀世要論魏桓範見似字對過秦論吳闞澤爲侍中孫權
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賈誼|||最善太子使爲博奕論
吳韋曜見奕字以百姓疲弊作仇國論蜀譙周見谷字平曹奐司馬
懿設甲乙論蜀曹律以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爽兄弟凡品庸人驕奢
僭逸乙以爲司馬懿初無忠告一朝屠戮若懿以爽奢侈之刑之可也滅其百口絕子丹血食濫矣著
崇有論晉裴頠患時俗放蕩王行之徒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凌遲|||
以釋其蔽衍等攻難交至不能屈白論晉劉毅上疏武帝罷中正除九品略云今九品所疎則削
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以爲虛譽無鬼論晉阮瞻見鬼字宋范恒常謂死爲滅欲著|

｜｜宦塗淪滯著勞生論（後周盧思道見賦字）陳師合上拔士論（唐杜如晦爲右僕射總監東宮兵仍領選監察御史｜｜｜｜｜｜｜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諷如晦等太宗曰師合欲以此離間君臣邪斥嶺表）三賢論（唐元德秀字紫芝李華見事之而交蕭穎士劉迅華作｜｜｜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顛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歲一物不得其平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剎之安德秀據師保之位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奮交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當發興一死一生間乃見其節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嘗物蕭病昧惑太甚獎能太重世謂篤論）毀茶論（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後李季卿宣慰江南有爲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非辯命論（唐蕭瑒見盲字）駁赦論（五代張允爲散騎常侍晉高祖屢赦天下允爲｜｜｜以獻）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五代周王樸毋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士二十人｜｜｜｜｜｜｜）

｜｜

二十七恨

〔恨〕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漢陳咸以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在官絕在咸後皆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湯書曰｜｜｜｜｜｜｜｜｜｜｜｜｜｜｜｜後竟從入為少府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後漢馬行常曰少事名醫常有凌雲之志｜｜｜｜｜｜｜｜｜｜年雖疲且猶廉頗名醫之風修｜｜遺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後漢范滂見惡字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虞翻見客字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齊鄒靈勸為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顧數遷｜｜｜｜｜｜｜｜｜｜｜｜也推坐悵恨唐欽驛見坐字

二十八翰與換通

〔翰〕下論三王如翩如翰魏曹植見漢字李嵩為製姓名曰蕭

翰五代契丹入晉以蕭翰爲宣武節度翰契丹大族妹嫁德光本號阿鉢無姓氏｜｜｜｜｜｜｜｜｜｜

〔旱〕霍太山爲祟晉大旱史記趙世家見祟字殺孝婦郡中旱漢于公後漢孟嘗傳並見婦字龐畫根深能音耐風與旱漢食貨志見法字繫東海君葛陂海上大旱後漢費長房見懸字見黥面者爲當致旱魏毛玠見兩字問壽陽以東恒水壽陽以西恒旱晉袁甫見水字我知入不知旱唐段秀實傳見死字

〔汗〕馱從北來鼻頭汗晉志見灌字父在家得疾忽心驚流汗梁庾黔婁見眞字佛軀流汗唐劉元佐見流字土馬嘶且汗唐董昌在越州自立生祠武言｜｜｜｜｜皆受賞昌自言有響者我必醉有客游吳隱之祠言止一偶人昌怒曰我非吳隱之比丈解客祠前張彥澤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

晋桑雉翰字國儁狀貌既異秉以威重自持晋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漢〕且爲楚且爲漢 漢彭越 稱美天漢 漢蕭何見美字 匈奴中皆

聞趙廣漢 漢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威名流聞｜｜｜｜｜廣漢本始二年擊匈奴徼廣漢以大守將兵屬趙充國 收斂薛漢 後漢廉范少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漢坐楚王事誅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范公府不與朝廷同心何也范叩頭曰臣以爲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恩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胆志敢爾因貰之 上論五帝如江如漢 魏嘗輅與諸葛原高譚｜｜｜｜｜｜｜｜下論三王如翩如翰 猶牛蹄中魚冀賴江

漢 吳呂蒙圍蜀零陵太守郝普使人說之曰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不可恃之明矣 張華善說史漢 晋王戎善發談端朗賞上巳曰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

何言談濟曰｜｜｜｜｜｜裴楷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超元著其為識鑒者所書如此

識魯漫漢北齊楊愔聰記强識為吏部尚書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內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麹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卿名漫漢果自不虛

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北齊平秦王歸彥武成時為太傅司徒志意盈滿高元海高乾和等咸言其短帝以為太宰冀州刺史不自安遂反見獲送鄴武成使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頜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邊棗市初挽時山崩得一石角藏武庫文宣入庫以二石角賜歸彥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以此角嚇漢歸彥頭骨三遣暑情不安文宣以馬鞭擊其頭血被面曰｜｜｜｜｜｜｜｜｜其反竟斃

日下粲爛

有裴漢後周裴漢初為文帝相府參軍府中曰｜｜｜｜｜｜｜

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唐李昭德武后時為相頗怙權為衆指目郎情上疏曰昭德才小任重負氣强愎羣下民畧狥同列臣觀其胆乃大於身｜｜｜｜｜｜｜｜后由是惡之曰昭德圓負國矣貶南賓尉

自古

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 五代契丹與晉出帝敗好連年入寇晉人苦兵遣使求和耶律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謂晉使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若漢兒實有回心我亦何惜通好

〔看〕體中不佳時脫復看 晉王湛見叔字 龍從南來登城看 晉志見濯字 父書可號哭看 齊張融見奇字 馬何用看 齊劉瓛見情字 若憶時自往看 北齊文宣沈酗王故使射崔暹第謂其妻曰頗憶暹不妻曰結髮恩深實懷追憶帝曰｜｜｜｜｜覩自新之 取螢將蛆混看 北齊南陽王綽見狗字 客行念念故不出看 北齊獨孤永業見擠字 但道疑者半信者半誰撿看 北齊李業興見家字 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 後周柳虯字仲蟠元季海獨孤信鎮洛陽以虯為行臺郎中時裴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夕不寐季海曰｜｜｜｜｜｜｜卜｜｜

[幹]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航斷幹 漢枚乘諫吳王書曰｜｜｜｜｜｜｜｜｜｜｜｜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然也注航古綆字單畫也極畫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木常為汲索所契傷也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漢匡衡上書曰｜｜｜｜｜｜｜｜｜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迎折蔣幹 吳周瑜見客字

對栢元鞭門幹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為荊州都督忱恃才放酒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至鎮威風肅然栢元時在江陵既其本國常以才雄駕物元嘗詣忱適人未出衆輩直進忱｜｜｜｜｜｜｜元起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伏衛甚盛元言欲獵皆徵百人忱悉給之元憚而服焉

庸神而宅偉幹 晉魏詠之見畧字

以寶鈿為井幹 唐王鉷既誅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引泉激霤旋自雨亭

寧食三斗炭不逢揚德幹 唐楊德幹歷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

【案】韓夫人愁常侍奏事抵破書案後漢更始傳見諱字蕭愼丁零可并案後漢孔融見公字袁至宏農民庶皆設盤案後漢王渙見渙字舉齊眉案後漢梁鴻妻見鴻字孫權拔刀斫前奏案吳周瑜見同字作勸進文醉書所據案晉阮籍見醉字爲僕射初不省讀文案宋王敬宏見醉字留新安郡所作書案宋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書案一敕去官留以付庫應以淡退求不可責以文案宋王球見責字綸帽貂裘南面向案齊徐龍駒見敕字闍豎包裹魚肉並是五省黃案齊東昏侯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臺閣案奏案月數十月乃報或不知所在｜｜以紙｜｜｜｜｜還家｜｜｜｜｜｜爲中書郎歎息撫案齊王融見融字句燕時至几案陳馬樞見燕字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後魏李沖見裂字內宴以梨擊案後魏裴伯茂爲中書侍郎好飲酒頗疎傲書因｜｜｜｜｜｜傍汙衣冠又侮慢尚

書韋武王景哲爲景哲所劾萬里追證百年舊案隋劉炫傳見死字老吏
死抱案同上失聲閱堂案唐宋璟傳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
失聲歎息學官推判祥瑞案唐儒學叙貞觀中三學生真八千餘人雖二代之盛所未
聞高宗尚吏事武后於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頴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
推判祥瑞案三臘即罷

【岸】

或時思至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後漢朱穆見足字門前之
灘忽起爲岸晉殷仲堪見洲字當與卿共登霸陵岸晉郭澄之字仲
静爲劉裕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更欲西伐集衆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
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耳因還詠南登
霸陵岸宋謝晦爲武帝從事中郎帝聞咸陽淪沒復欲北伐晦諫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
令羣僚誦詩晦||||||因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取迮舟

石西陵岸梁江革見石字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北齊崔儦傳李若每謂其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吾所重也駐馬渦口岸唐張萬福見船字李石

稜稜有風岸唐仇士良以宰相丨丨丨丨丨丨丨深忌之使賊刺石馬遁而免

【粲】劉惔比荀粲晉劉惔見羊字似外祖袁粲梁王筠見似字急召觀

裴粲後魏裴粲見慶字後來之王粲唐蘇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也

【贊】我善結贊唐崔漢衡以兵部尚書與渾瑊盟吐蕃放執將殺之因虜言謂曰丨丨丨丨無殺我至河州得還

【讚】可弔不可讚晉嵇含見園字詔爲洞井讚宋謝朏莊之子也十歲能屬文孝武幸姑孰敕莊攜朏從寫丨丨丨丨丨於坐奏之神力墨讚北齊高昂傳見曹字口誦

補聖歷中侍臣圖讚唐蔣乂爲翰林學士德宗幸凌煙閣視左壁顏剝題文漫缺問

宰相無能知者遂召入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讚帝前口以誦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燕寫列女傳不是過

〔炭〕賣少君爲宜陽人入山作炭史記竇后見人字揂以濡毛燎爐炭荆軻傳見上字漆身吞炭史記豫讓見之字政治猶鐵炭漢李尋曰｜｜蔵陰陽｜｜｜｜之低仰注曰天文志先冬夏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低而鐵仰夏陰氣至炭仰而鐵低也陰陽爲炭漢賈誼賦親突煙炭後漢夏馥字子治陳留人靈帝大誅黨人詔捕馥爲黨魁時張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彼收考馥頓足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形貌毀瘁其弟遇馥不識黨禁未解而卒此兒欲踞吾著爐炭魏武帝見上字溫酒以獸炭晉羊琇見酒字聞君之談心熱如炭晉夏統見處字得爐冶者惟挾炭晉王沉見爐字家人牀下竊置炭梁劉杳見酷字令妓燒指

吞炭後魏高聰見梁字　冕色如炭北齊永安王浚見鼻字　寧食三斗炭

唐楊德幹見幹字　按囚大甕周熾炭唐周興人吉其反詔來俊臣問狀初興未知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令取甕且熾火謂興曰有詔按君興叩頭服罪

歎

臨朝歎史記范雎傳見拙字　頓足歎漢王溫舒見事字後漢夏馥見炭字　投筆歎後漢班超見相字　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後漢周磐字堅伯汝南人家貧養母儉薄不充｜｜｜｜｜｜｜｜｜｜｜｜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徵辟皆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歛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疾而終注西南隅為奧　夢東里先生歎見上　擲楯歎後漢逢萌見楯字　沮投臨船歎後漢袁紹見功字　至江亭坐菁林

而歎後漢袁術兵敗困窮六月｜｜｜｜｜｜｜曰袁術乃至是乎因結病死｜每有西

風何嘗不歎後漢蟜慎傳見同字爲蔡邕所歎因字元歎吳顧雍見

雍字筍未生入林哀歎吳孟宗見筍字正晝死復何歎晉庾敳以王室

多難終知嬰禍著意賦略曰存亡既已均齊兮｜｜｜｜｜｜榱棟雖新便有泰離

之歎晉王恭字孝伯性有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孝武以恭定皇后兄深加禮

遇以前將軍鎮京口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及赴山陵罷朝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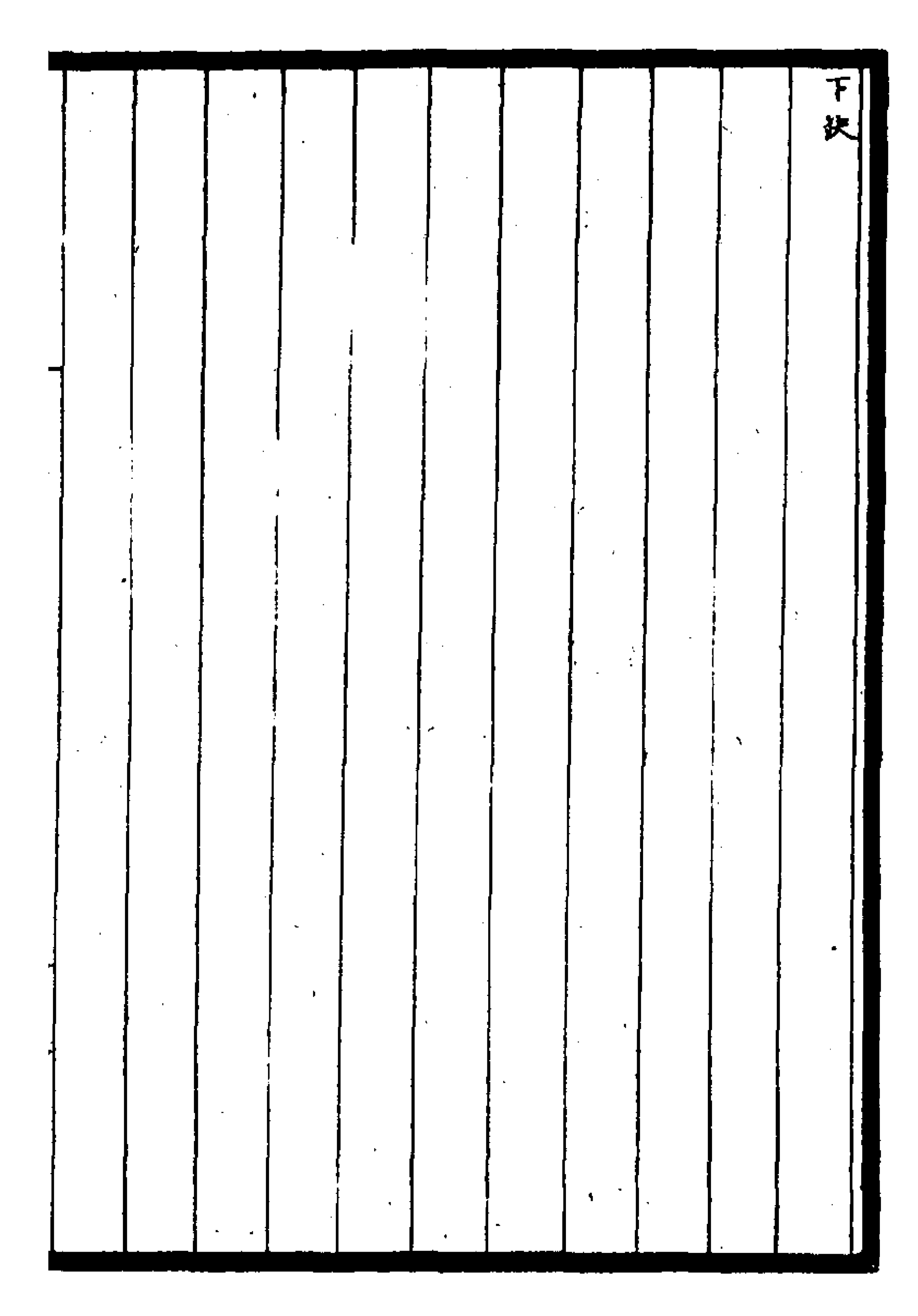
曰｜｜｜｜｜｜｜｜｜｜｜矣後舉兵道子誅國寶恭乃還鎮後再起兵討司馬尚之兵敗爲道子所殺

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見上盧健健闕

歎晉五行志見健字捨書歎隋來護見硯字投筆歎唐馬燧見儒字

〔彈〕比過彈吳孫登見丸字懸郭開帆檣仰而彈晉陶稱見閒字凡戲

多端何急彈晉宗室曲江公遙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


下俠

明頭還舊觀晉王羲之見行字賓遐觀晉張軌孫駿據涼州西域並降鄯善王獻女號曰美人立丨丨丨以處之時運政如此唯有修真觀後魏鄧閣見既字

起齊雲觀陳後主見睟字明月樓清風觀北齊邢邵見撲字立通道觀後周武帝詔丨丨丨丨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王篆秘蹟元文可以濟養蒼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宗闡佇訖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岠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太宗泣毀苑中層觀唐魏徵見陵字以宅為千秋觀唐賀知章見居字

（灌）生婦人石槽中用寒水百灌後漢華佗有一婦人病寒熱經年十一月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當云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欲止佗不聽至八十灌熱氣蒸出滿百灌使溫床厚覆良久汗出即安齊徐嗣伯事類此見斛字荀灌晉荀崧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急且戰且前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訪以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乃走灌

之力也水從西來何灌灌晉志趙王倫既篡讖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數月齊成都河間兵起誅倫案成都西藩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而齊輔政故言登城者

【腕】秦川中血沒腕晉、張軌據涼州威著西土化行河右軌卒子寔攝位劉曜陷長安焦嵩陳安寇隴右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初長安謠曰｜｜｜｜｜｜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鬭腕齊鬱林王何妃性淫亂王侍書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數力王以爲歡笑

奪人脛纏截其右腕後魏于洛侯見纏字

欲解箜篌妓腕北齊盧宗道見素字

起執源休腕唐段秀實見笏字

殯母截左腕唐張進昭母患孤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瘞于墓

契丹斷張彥澤腕五代張彥澤見光字

述律斷一腕五代契丹阿保機妻述律左右有過者多殺於木葉山阿保機墓曰爲我見先帝大將趙思溫中國人述律怒之使送木葉山曰爾先帝親信可往見之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以

下闕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五

田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六

田溪錢諷正初編集

三十二霰與線通

【薦】給范逵馬剉所卧新薦 晉陶侃母湛氏見鮓字 輟蕈送王忱遂坐薦 晉王恭見物字 淚霑爛坐薦 齊庾沙彌見爛字 朕用卿師德薦 唐婁師德傳見容字

【電】至如焱風去如收電 漢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叱咤可以興雷電 後漢皇甫嵩見雲字 眼爛爛如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之曰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虓吼衆皆走戎獨不動神色自若又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闞雷電 北齊薛孤延見闞字 突厥見其走馬稱爲

閃電 隋長孫晟見晟字 緹尉氏門隨電 五代唐李克用見光字

【奠】可朔望一奠 後周韋夐將老預戒其子曰吾死歛以舊衣稽足周身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朔晡奠食於事彌煩｜｜｜｜而已仍薦蔬素

【殿】歎息登閣殿 漢張臨見厚字 受業金華殿 漢班伯見出字 楊安殿 後漢董卓傳李傕郭汜相攻獻帝自長安潛度河次安邑征東將軍張楊先使繕修洛宮帝還洛幸｜｜｜｜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 鍾離尚書若在此不立德陽殿 後漢鍾離意見立字 指姑臧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 晉索靖｜｜｜｜｜｜｜｜｜｜｜｜｜｜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宮殿 起齋侔清暑殿 晉王國寶坦之之子少無士操會稽王道子輔政國寶諂事之位至中書令驕蹇不遵法度｜｜｜｜｜｜孝武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疎道子道子詰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劉鄭之舊好盡矣帝崩國寶復事道子遷尚書左僕射威震內外王恭等起兵道子乃收國寶付廷尉賜死 陛下當終一柱殿 晉麻

攜見禱字靳杜靜以諫起承華殿晉慕容盛見僭字諫起鶴儀殿晉載記劉聰爲皇后劉氏起鵠儀殿廷尉陳元達諫之聰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當上訴於天下訴於先帝元達先鎖賣而入至是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后私勅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諫懸珠簾手正殿晉載記苻堅衛裴元略見蕭字霜繁廣除風回高殿宋汪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廟從叔珣爲尚書令爲衰衆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均美因而用之植蜀柳靈和殿齊張緒傳見時字杉齋光麗埒延昌殿齊茹法亮見齋字驟雨如寫振動宮殿梁武帝見廟字作虎狀以手扶殿梁羊侃見狀字梁武禳熒惑跣而下殿後魏孝武見天字鏡殿寶殿玳瑁殿北齊後主起｜｜｜｜｜｜｜熒上

善殿（後周武帝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頌宣光清徽殿（後周薛愷大象四年宣光清徽殿成愷爲之頌）

初造觀風行殿（隋宇文愷爲煬帝將作大匠揣煬帝心在宏侈營洛陽宮殿窮治壯麗又｜｜｜｜｜上容衛有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四裔見之莫不驚駭）以金階玉砌爲水殿（隋秦王俊見羅字）造五色瑠璃行殿（北史大月氏國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瑠璃既成光澤美於西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見者震駭以爲神明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鸑鷟見數千集麟德殿（唐元宗時｜｜｜｜｜｜｜｜｜｜廷樹特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常自作頌）營正寢輟小殿（唐魏徵見寢字）問披香殿（唐蘇世長爲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酒酣進問曰此煬帝作耶何彫麗底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耶對曰今天下厥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去奢淫復樸素乃即其宮加彫飾焉欲易其亂得乎）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寢殿（唐吳兢傳見壁字）請以本分錢易棟浴堂

殿（唐裴延齡見棟字）張河朔險要圖於浴堂殿（唐李吉甫傳見壁字）召

見金鑾殿（唐李白見夔字）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唐楊貴妃見香字）諸

鎮進物暖殿（五代唐莊宗見物字）拜殿（五代唐六臣傳蘇循無廉恥梁太祖受禪爲唐

册禮副使自以附梁希見進用敬翔勸太祖勒歸田里以厚風俗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友謙遣循見莊宗

於魏時莊宗未即位循望州解廳即拜謂之拜殿莊宗大悅明日又進畫日筆三十管莊宗益喜）作

九龍殿（五代楚王馬希範丨丨丨丨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指中興殿（五代唐趙

鳳爲相奏事中興殿因聞妄人有誣安重誨者因丨丨丨曰此殿尊嚴宏莊者棟梁柱石扶持也大臣丨

國之棟梁柱石安可使妄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誣告者）以端明殿學

士拜相入謝端明殿（五代劉昫明宗時拜相指中興殿謝是日大祠不坐入謝端明

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時以爲榮）爲玉堂珠殿（五代南漢劉龑奢侈聚珍寶丨

丨丨丨丨）諫內園起小殿（五代王峻以樞密兼宰相於密院起廳事極華侈太祖內園起

一小殿嵯峩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框蒋桅屋不久御亦何必有作峻態不能對不許加

丹臒廣壽殿五代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臒帝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侈邪

三十三線

〔練〕常衣大練後漢明德馬后見詔字　隋鄭善果母崔氏年二十而寡有節操博涉書史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初生其上有物若匹練後漢虞延見天字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後漢張芝見書字身衣大練後漢循吏叙光武長於民間見稼穡艱難百姓病苦及天下已定丨丨丨丨色無重綵云云請

宥女工盜官練魏司馬芝見工字張九齡文如輕纖素練唐王勃傳見可字

〔見〕顯也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史記平原君傳見出字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史記魏豹傳周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

見漢婁敬見背字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鄭當時見情字考掠兩踝

骨見晉孫拯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大都督拯為機司馬機兵敗孟玖誣以謀反機被害拯亦被收||||||終不變辭遂死獄中

歲在季真人乃見晉慕容儁載記初石季龍使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入如綫||||||及儁僭位燕人以為應

朝以戎服見唐張說為幽州都督||||||元宗大喜

〔見〕武帝不冠不見漢汲黯為九卿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見敬禮如此

百聞不如一見漢趙充國為後將軍先零羌及充國年七十餘宣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曰羌敵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張公子時相見漢孝成趙皇后號飛燕立十六年而誅先是謠曰燕燕尾涎涎||||||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常與張放

眞而餅富平侯故曰張公子倉狼服晉宮門銅鍜也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騎甚盛入界曰｜｜｜｜｜｜｜｜｜｜｜｜遂以單車歸家讀書百徧其義自見魏董遇見餘字將使張子布見吳張昭傳見請字目傳鍛云汪洋靡所不見晉裴楷見嶲字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晉謝奕傳見兵字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晉謝朗傳見兄字桓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晉習鑿齒爲桓温主簿使至京師既還｜｜｜｜｜｜｜｜｜｜｜以此大忤温旨子孫歲中不過一再見宋王敬宏見極字寄卧何尚之齋中曰正熱不堪相見宋王敬宏見支字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齋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門生慙而去後彥回貴乃歸罪｜｜待之如初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梁劉緩爲湘東王錄事性虛遠

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千聞不
如一見陳蕭摩訶初隨侯安都拒齊軍安都曰卿驍勇有名｜｜｜｜｜｜摩訶曰今日令公見
之獨騎大呼衝齊軍齊軍解去與卿石頭相見後魏劉藻見酒字大國富麗
一生所未見北史蠕蠕國魏孝文時遣使來獻帝敕有司出御府珍玩御廐文馬奇禽異獸
列之京肆令歷觀之其使比校等自相謂曰｜｜｜｜｜｜｜｜惜不令封德彝見
唐魏徵見跬字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唐辛替否上疏語自
求利見唐李逢吉見君字謂沈重奧境有所未見唐徐文遠見語字
京尹遺閽者三百縑乃得一見唐潘炎見縑字子姪非晨昏
不輒見唐李晟治家嚴｜｜｜｜｜｜｜｜｜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宴】此酒慶汝得陪令宴梁張纘將赴湘州路經江夏邵陵綸餞之南浦吳規肯顧
有才學綸引為賓客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酒曰吳規｜｜｜｜｜｜｜｜規尋起還規子翁孺見

父不恍問恂知之氣結使卒規恨蹭蹬兒慣尺蕪至又隋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復亡時謂張蹭一杯酒啟
吳氏三人 下碇稅閱貨宴 唐孔戣傳見稅字 以衣敵惡辭內宴 唐張
仲武子直方爲左驍衛將軍時鄭畋輔政言沖武會昌功第一直令直方不自存每內宴以衣敵惡辭不赴
宜少優假詔爲右僕射左金吾衛大將軍 買宴 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壬子幸會節園羣臣丨
丨注書比以見君臣之夫五代閩主王曦見在字 定樞密使不坐內宴 五代唐蕭
希甫爲魏州判官莊宗初即位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起曰老夫歷
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

〔燕〕

數萬銜土燕 漢臨江王榮見上字漢丁姬見中字 飛燕 漢孝成趙后見見字後漢
皇甫嵩傳自責巾賊後黑山黃龍之徒並起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軍中號丨丨衆至百萬號黑山賊
老鈴下爲烏燕 魏管輅見輅字 掘食野鼠蟄鷰 晉郗鑒與千餘人避難嶧
山元帝加兗州刺史饑饉百姓丨丨丨丨丨丨終無叛者 爲詩感孤燕 梁衛敬瑜妻見數字

庭樹三十年巢白燕陳馬樞隱于茅山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床時一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斷爭巢燕後魏李惠見巢字巢楣白燕唐書殷寅傳見楣

字因金鳳求春燕五代閩主王鏻其父審知有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立以爲后鏻婢春燕有色鏻子繼鵬烝之鏻後得風疾繼鵬丨丨丨鏻伏伏與之繼鵬後弑鏻自立以春燕爲后丨

[縣]中國名神州赤縣史記鄒衍見州字陳兵行縣漢韓信見邑字壯哉縣漢陳平從高帝至平城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上曰丨丨丨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詔封平爲曲逆侯平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匈奴之

衆不過漢一大縣漢賈誼見背字即以嫪鄗小縣漢韓安國爲梁中大夫王以至親出入游戲僭於天子景帝聞之心不善太后迺怒梁使者案責王所爲安國見大長公主曰前日七國反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跪送臣事擊破吳楚梁之力也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辭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丨丨丨丨丨丨驅馳國中令天下如帝太后愛之也云云奏尹賞薛

蕃換縣漢薛宣爲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遷在粟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兩縣皆治

封功臣大國四縣後漢光武見多字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後漢爰延陳留外黃人爲鄉嗇夫政化大行||||||||||

爲建新大尹三年不行縣後漢崔駰祖篆見尉字

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晉徐邈時豫章太守范寧欲遣求風政|||||||||迎爲祠部郎與寧書諫止之云云

汝何時得司徒公我已得既陽縣齊王敬則見閣字

動搖山岳褱惛州縣唐韋思謙爲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爲不任職

〔絢〕廢廬絢唐李林甫爲相元宗嘗不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馳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請老絢懼從之賦授詹事遂發

〔脏〕父遣車送稱脏後漢索閎見車字

諫不合伏地稱脏後漢郅惲

見嬪字針差頭風眩（後漢華佗曹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題手而差）倒懸愈頭

眩（後漢華佗有人苦頭眩佗令解衣倒懸濡布拭身侯視諸脉盡出五色以刀決脉五色血盡乃以被覆汗出而愈）視日不眩（晉王戎見電字隋劉炫見擧字）內幸高宗頭眩（唐則天見師字）

〔硯〕課輸祖東各致薪兩束寒冰炙筆硯（魏顏斐見薪字）君苗

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晉陸機見多字）涕泣執祖臨終所與

之硯（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便執硯涕泣）袁彖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齊庾易見格字）取

素琴石硯（梁王慈年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所取慈丨丨丨丨丨及孝子圖而已）

張郎風骨當與天子傳衣履同筆硯（北齊張景仁見侯字）安能

區區專事筆硯（隋來護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

書歎曰大丈夫在世會當如是｜｜｜｜｜｜｜也後果爲名將袺踐於硯唐鄭畋與盧攜
同相爭高駢事至相詬慢攜怒拂衣去｜｜｜｜因拔之俱罷爲太子賓客注老子穴石
爲硯唐秦系見子字鑄鐵硯五代晉桑維翰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
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或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
仕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往卒以進士及第周先
鋒得其馬腦盌翡翠瓶玉硯五代吳楊溥傳見瓶字
[編]從學左傳者當先讀百編魏董遇見餘字自課讀左傳月
常一編魏賈逵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讀老子日百編
宋沈演之家世爲將而演之好學｜｜｜｜｜｜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編
宋王元謨爲將爲魏所敗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元謨始將見殺｜｜｜｜｜｜｜｜則免
既覺誦之旦得千編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歲讀五經一編宋徐廣字野人

年過八十猶｜｜｜｜｜｜｜日限誦孝經二十徧梁皇侃性至孝｜｜｜｜｜｜

｜｜以擬觀世音經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梁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

｜｜｜好事者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讀左氏五日一徧後魏劉蘭｜｜

｜｜｜｜｜｜兼通五經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北齊邢邵見通字霖雨

五日記漢書略徧北齊邢邵見記字好讀春秋月一徧北齊張耀

｜｜｜｜｜｜｜趙彥深謂曰君研尋左氏宜求服杜解邢耀曰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

者可以庶幾改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已

〔片〕日買猪肝一片後漢閔仲叔見去字正望筭略中一片晉戴記姚

萇與苻登相持數年不決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

有四云云所以得建功立業策任羣賢者｜｜｜｜｜｜｜耳魏武王萇兄襄也每食不過

乾魚數片梁何遠爲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賤遠｜｜｜｜｜｜｜｜而已

【髭】獨不念阿忠脫半紫半臂易斗髭唐元宗王后見餅字槐葉

䶑蓬子髭唐志見䶑字

【眄】按劒相眄漢鄒陽見器字據鞍顧眄後漢馬援見用字侍講積年

未嘗轉眄後漢盧植字子幹涿人身長八尺音聲如鍾火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融以是敬之

【箭】白鶴爲仙人取箭後漢鄭見風字家采薪得遺箭同上廻船

受箭吳孫權傳曹公臨江權乘船來觀公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復以一面｜｜箭均船平乃還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吳虞翻會稽人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注易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也

孝直避箭蜀法正字孝直先主與曹公爭漢中勢有不便宜退先主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曰｜｜｜｜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曰孝直吾與汝俱

去逆退射猿中母子爲拔箭蜀鄧芝見劉字戲令拔猛獸箭晉桓石虔見虎字

顧實南金虞惟東箭晉顧衆吳郡人爲義興太守虞潭會稽人爲吳興內史蘇峻之亂並起義討賊史臣贊曰||||||||中箭貫髀徹鞍使人

蹋鞍拔箭晉毛寶見鞍字明月必背上著箭北齊斛律美見手字射不

書箭北齊王晞見足字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北齊源彪武平中陳兵寇淮南歷陽相繼失守趙彥深密訪討捍之計彪曰||||||||||宜以

淮南委之王琳我猶箭後周文帝初爲魏夏州刺史時侯莫陳悅殺大行臺賀拔岳岳衆歡還平京迎帝總兵事帝馳赴之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與帝遇於安定濟舍帝吐哺上馬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大色曰||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濟我大事者在

公此箭後周王羆從于謹圍江陵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得入遂拔之謹曰||||||||||也命母弟折十九箭北史吐谷渾見

摧字

賜桃竹白羽箭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 北史西突厥處羅可汗煬帝欲分裂其國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帝召其使許立射匱為可汗令發兵誅處羅｜｜｜｜｜｜｜｜｜｜｜｜｜｜｜｜也射匱喜攻處羅大敗走｜

天策大箭 唐太宗見天字

天山三箭 唐薛仁貴見闕字

獲所射者使拔箭 唐杜伏威見姓字

縋藁人取賊箭 唐張巡守雍邱天寶末縛藁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賊爭射之久乃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賊營追奔十餘里

馳騎獻兩箭 五代霍彥威洺州人明宗將為平盧節度朱守殷反跡彥威｜｜｜｜｜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邊商起兵令眾以俾箭為號令恐非下得施於上也

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 五代蜀孟昶太祖伐蜀蜀兵所在奔潰昶問計於田顧勸昶堅守昶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令一旦臨敵｜｜｜｜｜｜｜｜｜｜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耶乃降

射殺趙人以拔中腦箭 五代唐李嗣昭見人字

鏤姓名於箭 五代陸思鐸見名字

百步射中兩箭 五代安重

榮爲根武巡邊將晉高祖起太原招重榮其母不可重榮曰當爲母卜之乃一箭百步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中之又立一箭曰吾爲節度使則中又中之其母乃許後節度成德欲反母又止之乃指其堂下播竿龍口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中之一發又中其母許之後以反誅

【煎】石崇廁上置沈香甲煎晉王敦傳見廁字淺俗甲煎宋范曄見方字

【賤】明德先論於賤史記趙世家見貴字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史記陳平漢者見賤字詬莫大於卑賤史記李斯見忍字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漢馮野王爲大鴻臚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元帝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野王雖不爲三公甚

見器重有名當世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後漢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
門郎梁松竇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
固亦幾不免援嘗有疾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大人柰何不
爲禮乎援曰我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詳見用字如卿等欲不可復
賤見上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後漢向長見生字曹氏自
好立賤魏明帝爲平原王時納河內虞氏爲妃及即位五毛貴嬪爲后虞氏不得立太皇卞太后
慰勉虞虞曰丨丨丨丨丨丨未有能以義舉者也虞氏遂絀還鄴宮隨客早晚不問貴
賤晉羊曼見率字吾今乃知貴不如賤齊沈顗不尚浮華從叔勃仕宋貴顯每還
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下越閤勃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任城王兒
可是賤後魏任城王澄子順年十六懷刺詣高肇門者以其年少答曰在坐大有貴客順叱之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及見直登牀捧手抗禮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

淦闕大怒扶順數十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唐劉晏爲諸道租庸轉運使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而物常平

〔餞〕父老酌水餞隋趙軌見甚字

〔選〕擇也一曰銓官鄉才無愆小選齊謝朓見妻字藍縷選唐選舉志吏部凡官自試判登科者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

〔旋〕舞胡旋唐安祿山見舞字

〔扇〕擁身扇後漢梁冀見眉字帝掩扇晉武元楊后甚被武帝寵遇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石充選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叙傳曰后採長白賈彰妬忌之情爲此也大熱坐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晉汝南王

亮見下字西風塵起舉扇晉王導見藏字麾軍以白羽扇晉顧榮南土望

士廣陵相陳敏反據有揚州假榮丹陽內史敏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悉以委之榮私卓曰敏既常才

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後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辱及萬世卓

乃與榮起兵攻敏敏率萬餘人出榮｜｜｜｜｜｜｜其衆潰散乃平之嫌所獻非新羽

扇晉庾澤傳見新字提蒲葵扇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問其

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書六角竹扇晉王羲之見凡字誤

落筆畫爲駮牸牛於扇晉王獻之見畢字謝安欲以卒迫試

之臨別贈扇晉袁宏見庶字畫水以白羽扇晉吳猛見蚊字歌團扇

晉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使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

此狀爲後軍府舍人以不奉命書扇宋羊欣初在晉會稽王世子元顯使

書扇欣不奉命元顥怒以爲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恬然不以爲高卑見色在獄使書

白團扇宋范曄善爲文章能隸書謀逆事覺入獄文帝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書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悠上循覺悽然宏興宗稱旨就席王球舉扇宋蔡興傳見判字

獻蟬雀扇齊何戢爲驍騎將軍高帝好畫扇戢有宋孝武所賜蟬雀扇顧景秀所畫特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絕巧戢獻之上厚酬其意陸脩靜遺以白鷺羽麈尾扇齊張融弱冠有名道士｜｜｜｜｜｜｜｜｜｜｜｜｜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奪

何憲五花簟白團扇齊王撝尚書令王儉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唯何憲爲勝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撝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撝擧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一坐擊賞撝命左右抽簟手自擊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高帝餉

素隱几白羽扇晉孔臺產見服字餉徐勉以伐檀圖白團扇梁豫章王見檀字

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梁南平王偉武帝弟也於第中起游客館

寒著得宜｜｜｜｜｜｜｜｜｜海與賓客游其中 王融賞其詩書齋壁及白

團扇 梁柳惲有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六月

逨中屏蓋扇 北齊趙郡王叡見水字 麾風以白羽扇 北齊陸法和見風字

齊文褰遣趙彥深遺以白羽扇 後周王思政守潁川知不濟欲自刎｜｜

｜｜｜｜｜｜｜｜牽手以下 賦白羽扇 唐張九齡既忤元宗旨恐為李林甫所危因帝

賜白羽扇獻賦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盛暑

不執扇 唐韓滉見易字 蠅集爪上揮以扇 唐武儒衡見此字 盛暑未

嘗張蓋摇扇 五代李昇見亭字

【戰】夢與海神戰 史記秦始皇見魚字 身七十餘戰 史記項羽曰吾起兵至今

｜｜｜｜｜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 張儀曰｜｜｜｜｜｜｜｜粟不如者勿與持

久 何苦乃與公挑戰 漢高祖與項羽軍廣武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相與臨

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曰吾使刑餘罪人擊公｜｜｜｜｜｜｜｜餘見指

字願爲諸君快戰漢項羽見籍字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漢韓安國

見字　重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漢李廣見奇字不對皇太

子問攻戰後漢光武見旅字盛王以戰去戰後漢耿秉上言國中虛費邊陲不畢其志尋在匈奴以戰去戰者盛王之道顯宗然其言樂見突騎戰後漢景丹傳見騎字

自春及秋無日不戰後漢段熲討西羌長轉山谷間｜｜｜｜｜｜｜｜平東

羌凡百八十戰後漢段熲見治字中飛矢以囊囊足而戰蜀馬超初在關中鍾繇使討郭援｜｜｜｜｜｜｜｜｜斬援首用兵上心戰蜀馬謖見心字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晉宣帝紀見歸字怯防勇戰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比之謂也修城未畢魏人奄至城中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與戰敗之子夢羅賧曰我明

日當戰隋周羅睺拜行絳晉等州諸軍事時漢王諒餘黨尚據絳州中流天卒州樞選與馬自上飆
風旋遶長史叱白公恨賊未平邪乃行其年七月｜｜｜｜｜｜｜｜｜其靈生弓𢮦無故自動若人
帶持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唐秦叔寶見斛字
謀定而後戰唐李光弼傳｜｜｜｜｜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年二
十四更六十二戰唐柏良器見王字最下爲浪戰唐杜牧見治字
【顫】我見薛文遇肉顫五代劉延朗傳見妃字
【釧】斬臂取玉釧宋王元家爲下邳太守好發冢人間垣內有小冢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
立家上近視則亡元家命發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本慎
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女復死虎魄釧齊東昏侯潘妃服御極選珍寶｜｜
｜一隻直百七十萬一毀玉像作潘妃釵釧齊東昏寵潘妃光是晉義熙初師子
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溫潔形制殊特歷晉宋在瓦官寺東昏遂毀玉像光截臂次取身爲妃

作木馭虯見師子國傳聲言長樂主燒死殺一婢手加玉釧梁臨賀王
正德見媟字

【轉】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後漢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宮
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至宮｜｜｜｜｜｜｜｜｜｜｜｜｜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以兵大至遂安舞不轉後漢陶謙為舒令太守張磐與謙父友而謙恥為之屈磐常以
舜屬謙謙不為起固遣之｜又｜｜｜磐曰不當轉耶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怒雞子圓轉
晉王承見子字令胞中略轉晉裴康見綏字雙眸冏徹瞳子四轉晉盧
循｜｜｜｜｜｜｜｜善草隸奕棊與徐道覆同反誅夢冢頭銅柱轉北齊陽休之見
匝字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蜋之轉五代唐任圜為相與安重誨鄭玨孔
循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玨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
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爭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議未決重誨罷退休

與鄭圍謂重誨曰李琪才𣗥可惠時輩百人若拾琪句相協｜｜｜｜｜｜｜｜｜｜｜也重誨笑而
北然終以循言相協協爲相數年人多出之
【傳】音辭轉達乘六乘傳漢文紀王溥傳周亞夫漢吳飾廚傳漢宣紀見日字投
傳從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
鄉里過司隸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手他而去注曰傳符牒之
【傳】徒能讀父書傳史記趙括見變字使爲離騷傳漢淮南王安辯傳善
爲文辭孝武時入朝上｜｜｜｜｜旨宴見訣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后罷如班固作
西域傳從漢藏洪父旻爲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表逢問藏西域諸國上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
答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以畫其形逸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可以加比旬日諷左傳
從漢延篤字叔堅少從堂谿典受左傳旬日諷之注曰篤欲寫左傳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不可寫
傳乃寫本紙之背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爲曰已諷之矣典試曰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

足爲俞若使尼父更起于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趙忠等譖云與黨人共朝廷數讀霍光傳後漢呂强見屏字不肯讀項羽傳魏夏侯稱見人字月讀一徧左傳魏賈逵見逾字晚好讀左傳蜀關羽見口字答孫策云不知左傳吳高岱字仲文隱于餘姚孫策聞其善左傳使迎之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言不知則某言窮矣又謂岱曰孫將軍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岱以爲然及與論傳答云不知策起以爲輕己因而殺之命取霍光傳晉王彪之爲僕射桓温將廢海西公温亦色動彪之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禮儀定于須臾温歎曰作元歎不當如是邪著大人先生傳晉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其略曰世之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不能出也君

子之疑域內何異夫疑之處中乎此亦猶胃懷之本趣也視與弟共讀高士傳晉王

徽之見世字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晉陳壽字承祚

撰三國志載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丁不與之竟不

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爲亮立傳言將略非長無應

敵之才言瞻唯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袁淑著眞隱傳宋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

退居賦以明所守未幾復還攝職｜｜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實者｜｜｜｜以㞢爲著五柳先

生傳宋陶潛門有五柳樹｜｜｜｜｜｜｜略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常吟

諷漢書杜綏傳齊宗室子範見贊字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謝儉曰令日可謂連璧儉曰｜｜｜｜｜｜｜｜｜敬則聞

之欣然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欣然欲讀管寧傳齊劉瓛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

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戀受曰此可及也後果以儒業尊門又著隱德劉訏益成高

隱傳梁阮孝緒見威字秘北僧瓠蘆中漢書敘傳梁蕭琛為宣城太守

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蘆中有漢書敘傳以為班固真本琛求得之其書々異今者文字非篆非隸琛甚

秘之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波遂同大傳梁庾肩吾傳簡

文在東宮與湘東王書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今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摸酒誥之作｜｜｜｜｜｜｜｜｜｜｜｜｜｜｜｜詩既若此筆人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笑戲文章橫流一至于此甚不讀曹馬之書數尋伊

霍之傳後漢濟南王暉業見積字三旬通左傳後魏張吾貴聚從千數而不講傳生

從蔭云張生之于左傳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劉蘭閱為縛傳三旬之中兼舉服杜異同諸生後集便講

之義例無學者奇之窮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北齊魏收見北史字大

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北齊尒朱文略魏天柱大將軍榮之子見北書｜｜｜

｜｜｜｜｜｜｜｜收論榮比韓彭伊霍故撰高才不遇傳北齊劉晝見駝字撰

九世伯祖貞侯潛傳後周裴俠見基字王澄次其行事爲孝

義傳後周樂運自江陵遷長安親屬多籍沒運積年爲隱保皆贖之又事母嫂甚謹｜｜｜｜｜｜

｜｜文帝令讀宋書謝晦傳隋蘇威見屈字平陳七策公宜

自載家傳隋賀若弼見策字乘牛讀項羽傳唐李密以蒲韉｜｜挂漢書一

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曰｜｜｜也素奇之暗疏列女

傳唐虞世南傳太宗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慨然讀馬

援傳唐馬燧年二十讀馬援傳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乃從安西府堂上畫孝

友傳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起學校｜｜｜｜｜｜｜示諸生人人知勸著史遁先生

傳唐張薦見遁字著五斗先生傳唐王績飲酒五斗不亂｜｜｜｜｜｜虛立

錢九隴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同傳唐許敬宗見閥字晚節

課吏傳寫史傳五代漢楊邠見寫字

【戀】綈袍戀戀史記范雎見綈字　短豆駑馬戀晉宣帝紀見豆字　良醞可戀唐王績見升字

【掾】與死人語收廷掾後漢周紆見紆字　袁術劫辟公府掾後漢馬日磾見節字　殺石城兩掾吳黃蓋為石城長蓋署兩掾散曰令以武功為官一蓋以文書委付兩掾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久之漸容人事蓋得兩掾不法詰問辭屈蓋曰前以相物不加鞭杖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栗　百六掾晉元帝初以琅邪王鎮建鄴西都不守羣臣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掾屬百餘人時謂|||　殺公掾晉魏舒為司徒有威重德望陳留周震累為諸府辟辟書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莫有辟者舒乃命之竟無患識者知其達命　三語掾晉阮瞻見同字　以耿馬為丁掾北齊李神儁見我字

【緣】繡衣絲履偏諸緣漢賈誼曰今賣僮者為之|||||||內之閑中是古之

天子后服而庶人以衣婢妾注云偏緒若令之織成以為緣襈及褾領者也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明德馬后見裙字夫人裳不加緣後漢孫遵見壺字若細袴錦為緣後魏樂良王忠見衣字慙使者裂去薄餅緣後周王羆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識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又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喜有愧色末坐少年慚緣唐潘孟陽傳見郎字

〔絹〕不肯貸文帝百絹魏曹洪見匹字問父於何得此絹魏胡質為征東將軍其子威自京省之傳庭中十餘日告歸臨行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賞曰吾俸祿之餘也威方受千頭木奴歲上用一匹絹吳李衡見奴字軍失利悉入軍資餘絹蜀趙雲見庫字刈吳穀為糧皆計所侵償絹晉羊祜見穀字桓溫送星人五千錢一匹絹晉習鑿齒見薄字棰子

以貸十匹官絹晉庾冰見匹字夢人與兩匹絹宋沈慶之見度字石

函中有丹書絹宋蕭叔明見函字牛突部伍不許推問放歸

横繫牛角以絹齊豫章王嶷見歸字斬王回素以盜二匹絹齊李

安人見匹字送白驄蠶馬報百絹晉劉懷珍與高帝平昌有懷珍爲青州刺史帝有

白驄馬蠶人不可騎送爲別懷珍報百匹絹或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君報不亦多乎懷珍曰蕭

公爭懸賞人此絹吾方欲以自託之豈計多少縣令餉粟薄下置絹梁傅昭見嚴字

匿許讓盜絹後魏昭成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曰吾

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之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教汝陽聽調小絹後魏辛雄

見調字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惟三千匹絹後魏宗室衍傳見匹

字訪主還賣物所利絹後魏寇儁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利得絹一匹

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絹唯長樂公兩手持二十匹絹後魏

李崇傳 見服字 賜百姓酒以輸好絹 後魏楊津 見酒字 以金蟬質絹

北齊李元忠位侍中卒家有米三石酒數斛未及時｜｜｜｜｜方得斂焉 贈斛律武都

手持一絹 北齊石曜 見杼字 死着弊襌家積二萬匹絹 北齊庫狄

伏連 見槧字 每百姓納賦先責五匹絹 北齊元巴 見匹字 爨然布

汲綆以絹 隋志 見爨字 入左藏口衙手持三匹絹 隋庫狄士文 見

酒字 賜市書絹 唐隴西王博又與弟勃海王奉慈皆驕侈狎於聲樂為高宗所鄙各｜｜｜｜

二百匹以愧切之 杜亞疑令狐運劫洛北絹 唐李元素為御史東都留守杜

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洛北運適畋近郊亞疑掠服之請斥運䝱士詔元素覆按得其冤後果得

賊 虞鄉市置王重榮所贈絹 唐司空圖 見市字

[彥] 洛陽遺彥 後周裴諏之初東魏遷鄴諏之留河南西魏將獨孤信入金墉以諏之為開府

魯說曰｜

｜｜｜

院六年不出門院後魏徐遵明見師字田心院唐高宗王后蕭良娣與武昭儀
爭寵昭儀譖以蠱媚皆廢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胸中惻然傷之呼曰
皇后良娣無恙乎二人同對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
爲丨丨丨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初詔
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罵曰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
聞詔六宮毋畜猫武氏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移書直院
唐蘇頲見爾字求爲吏隸集賢院唐陽成見吏字至柿林院唐王伾順宗立
爲散騎常侍帝褻寵之王叔文雖爲帝所禮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丨丨丨丨見牛昭容
等當其賞盛門若沸羹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唐張說倡封禪議帝
召學生禮官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相
對八院唐裴寬見對字宰相潛還政事過舍人院唐常袞傳見門字

起草院唐李德裕見草字詔月盃錢仙韶院唐王起見錢字送錢光院唐陸扆見錢字丐錢楊子院唐溫廷筠見盞字招賢院唐王審知據福建以其兄審邽爲泉州刺史位檢校司徒喜儒術中原亂公卿多來依振賦以財如韓偓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子延彬作｜｜｜以禮之擇能院五代吳越錢文穆王好學善爲詩使其相沈崧置｜｜｜選對中學士錄用之

〔眷〕東眷西眷中眷五代裴皡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晉魏爲名族居燕者曰｜｜居涼者曰｜｜居河東者曰｜｜

〔卷〕臨死焚書一卷後漢華佗見事字唯取呂布軍中書數百卷魏袁渙曹公破呂布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惟渙取書數百卷衆大慙陽驚言失素書兩卷吳趙達見郎字端坐灰中把書一卷吳姚光見書字得風痺猶手不輟卷晉皇甫謐見文字聖賢備求黃卷晉褚

閣見求字僱講尚書誤持曲禮卷後魏祖瑩見禮字大丈夫擁書萬卷後魏李謐見經字胷中貯書千卷北齊崔㥄見過字去越州都督留所寫書數百卷唐李大亮見署字對聖賢黃卷唐狄仁傑見語字蓄書二萬卷唐韋述｜｜｜｜｜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

〔倦〕見梁惠王壹語連日三夜無倦史記淳于髡見聲字述前世事聽者屬耳忘倦後漢馬援見合字每旦聽朝日仄忘倦隋文帝｜｜｜｜聽之纚纚令人忘倦唐馬周見益字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唐姚崇見滯字

〔便〕屯田得十二便漢趙充國見利字偷得避嫌之便漢趙充國見福字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梁任昉見筆字猳羹宿衛常因風便梁蕭脩傳見衛字君謂此選便唐喬琳德宗初為宰相罷為太子少師從事奉

天進辛梁州琳辭病不進祝髮舍汕海寺來此取之晉吏部尚書琳亦不辭士有所官非使者琳曰｜｜｜｜｜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衰責死常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令非

〔面〕網去三面史記成湯見網字自殺蔽面史記吳王夫差｜｜｜其｜曰吾無面以見子胥已

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史記趙孝成王初立秦攻我拔三城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明謂左右曰｜｜｜｜｜｜｜｜｜｜｜｜｜｜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胥之徐趨而坐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已太后曰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太后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臣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衛王言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曰老臣爲以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送燕后持其踵爲之泣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已祭祀則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哉令

媼尊長安君而不及令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于是長安君質于齊齊兵乃出

客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

史記孟嘗君相齊而廢因爲驩復相孟嘗君太息曰文常好客食客三千餘人客見文一日廢皆背之而去今賴先生得復其泣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馮驩結轡下拜曰君之言夫也大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朝趨市者乎明旦反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令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曰敬從命矣

可屬大事當一面

漢張良漢王敗于彭城至下邑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之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即欲指之指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年破楚王此三人力

壓如黑子之着面

漢賈誼以文帝封子武爲淮陽王參爲代王上疏曰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

之比大諸侯||||||||足以餌大國不足以有所禁禦適弟子莫見其面漢董
仲舒見園字紺馬使面漢張敞見衡字視尚方禁面漢朱博見禁字夜寢
早起妻希見其面漢宋博吳顧見杯字悌見憤字常翳雲母屛面漢王
莽見譬字使虎賁頓左雄頭血出覆面後漢周景爲令時盜發尚書順帝度
不||||||||||||||||||||||||||||||||||||||||||||||||||||||||||||
||||||||||||||||||||||||||||||||||||||||||||||||||||||||||||
||||||||||||||||||||||||||||||||||||||||||||||||||||||||||||
不得景以尺一詔召司隸左雄伏于廷|||||||與三日期便擒賊恐見紹
地下乃髡頭墨面後漢袁紹死妻劉酷妒殺紹寵妾五人爲死者有知||||||
||||||以毀其形泥塗韓仲伯婦面後漢趙憙見思字識車匠半面
後漢應奉見匠字桓帝使圖其形狀乃卧於幽闇引被韜面
後漢姜肱見狀字尼首方面後漢高獲見性字見叔父陽喝口敗面
魏武帝見口字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踈莫見其面魏趙昱徐方名
士史公羊傳蔡䜴拳棠||||||||||||||||||||||||見陶謙傳長吏還者皆羸

衣垢面魏毛玠見車字孫權使覲近以手巾拭面吳潘濬字承明初為劉備荊州治中孫權殺關羽得荊上濬稱疾不見權使人與致之濬伏面着牀涕泣交橫權慰勉之｜｜

｜｜｜｜以諸葛子瑜題驢面吳諸葛恪傳見驢字用堊突面蜀徐庶字元直少好俠為人報讎｜｜｜｜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乃於車上立柱磔之擊鼓令于市廛伍黨解得脫遂折節學問

以履搏妻面蜀劉琰位車騎將軍妻胡氏正旦入賀太后特留經月胡有美色琰疑與後主私乎卒撾胡以履搏面而後棄遣琰坐棄市

夢魏明帝撫其膝曰視吾面晉宣帝為魏太尉討遼東至襄平｜｜｜｜｜｜｜｜｜｜｜｜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班師次白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待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乘追鋒車一宿而至引入卧內與曹爽交遺輔少主

孫皓好剝人面晉王齊傳見任字

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晉王珣為桓溫主簿識務主妻珣｜｜｜｜｜

｜｜｜｜真長何嘗相比數卿今日作此面晉劉惔見心字

賊逼

令北面晉謝逸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所執｜｜｜｜｜逸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害｜

之擊賊自衛鐵面晉朱伺見衛字照鏡不見其面晉殷仲文｜｜｜｜

｜｜哦反詠族人舉標擲其面晉王衍見上字一吟一詠許將北

面晉孫綽見譽字王敦見之雖冬月亦扇面晉周顗見活字卿幾壞

我面晉謝萬字萬石才器英秀雖器量不及兄安而善自衒曜書與蔡系送客征虜亭與系爭言系

推萬落牀冠幘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氣自若謂系曰｜｜｜｜｜｜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

時以此稱之謝白面晉謝石字石奴以患面瘡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

處甚白世呼為｜｜｜為尚書令既無它才望直以寧桐安之弟兼淮肥之役石為都督有大勳遂居清

顯而聚斂無厭取譏於世詎可畏溫面晉王述見及字人心狗面狗心人

面晉苻朗見弟字朱脩之作謝宣明面宋劉瑀見向字以甌投徐孝

嗣面齊沈昭略見兄字擲栗正中帝面梁蕭琛見宋字卿何得已作

領軍面梁韋粲見人字塗中見相識輙以笠傘覆面梁王籍爲中散大夫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匿許謙盜綃不忍視其面後魏昭成帝見綃字僕射黑面後魏宗室欽見射字殺汾州叛人皆先鞭面後魏李彪見手字曾漫漢騎禿尾草驢以方麹障面北齊楊愔見漢字遊道獮猴面北齊宋遊道見情字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北齊賈子儒見逵字五代晉彙雜鈔見規字彪身馬面北齊斛律光見名字奴千作儀同面後周伊婁穆見干字不唾高遵面隋伊婁謙見貴字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隋李德林撰霸朝雜集文帝謂曰｜｜｜｜｜｜｜｜｜｜必令公貴典國終始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面唐滕王元嬰驕縱失度官屬妻美者紿爲妃召逼私之管｜｜｜｜｜｜｜｜｜血流乃見元嬰懲歷旬不視事千里外猶對面唐房元齡見語字唾未洮面唐段

秀實見芻字得罪蓬首垢面唐張說見疏字欲一識卿面唐張萬福爲舒州刺史時平盧司馬許杲以卒駐濠州陸蘄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丨丨丨丨丨丨將以許杲杲卿爲福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爲何人乃拜和州刺史杲懼徙屯上元數水驛爲中人擊敗面唐元稹見驛字諫游畋頷叩龍墀血被面唐劉栖楚見墀字督戰眥裂血面唐張巡見碎字六矢著面唐雷萬春與張巡先守雍邱萬春立城上賊伏弩發丨丨丨丨萬春不動賊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唐杜審言見死字爲文引被覆面唐王勃見槀字以百獸毛爲韉面唐安樂公主丨丨丨丨丨丨韋公則集鳥毛爲之皆具鳥獸狀工費巨萬文成公主惡吐蕃人赭面唐吐蕃俗以赭塗面爲好太宗時文成公主嫁贊普弄贊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

〔變〕三晉多權變史記張儀贊丨丨丨丨丨之士趙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 史記趙奢傳秦與趙相距長平時奢已死廉頗爲將趙王信秦閒言曰秦所畏獨馬服君趙奢之子括趙王因以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也三不聽括自少時與其父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若趙將括破趙軍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母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軍遂降秦秦阬四十萬人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若真鄙

儒不知時變 漢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吾不忍公所爲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曰｜｜｜｜｜｜｜｜

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 漢晉嬰見生字

武帝行一切之變 漢貢禹爲上書曰｜｜｜｜｜｜｜犯法者贖罪入粟者補史

積穀三百萬斛云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 後漢公孫瓚見步字

明會有變 吳孫綝爲丞相專恣孫休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謀言｜｜

｜｜緋門不忱戊長朧會緋稱疾休强起之遂入綍斬之紫宮帝坐無他變晉孟觀趙王倫篡位者安南將軍也死義軍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謂倫應之遂爲倫守及悉帝反正夷觀三族變變晉佛圖澄見火字隋王令言見子字吾文體英變齊張融見奇字自漢至魏文體三變梁沈約云｜｜｜｜｜｜｜｜｜｜｜陳古器多爲祆變隋文帝紀開皇十一年以平｜所得｜｜多｜｜｜悉命毀之羣無賴陰持兵望南關侯變唐李石傳見騎字唐文章三變唐文藝叙曰｜｜｜｜無慮｜｜｜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王楊爲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秝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等和之法度森嚴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爲政貴知變唐崔鄲見鄲字

〔弁〕安有大國君子不識古弁隋李雄爲戶部尚書新羅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使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裔遐司勍雄失辭

坐免

三十四嘯與笑通

〔嘯〕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後漢黨錮傳見武字左

顧而嘯後漢劉根見根字抱膝長嘯蜀諸葛亮客荆州與徐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亮獨丨丨丨丨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但笑而不答

蘇門嘯晉阮籍見傳字胡騎圍城乘月登樓清嘯晉劉琨見琨字

倚舫樓長嘯晉王廙子世將爲荆州刺史性高率害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丨丨丨丨丨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當暑承風而

嘯晉成公綏見曲字上都門倚嘯晉石勒見門字子孫悲泣拜辭不

視而長嘯齊宗測見羅字知國家有邊事以聞南山虎嘯梁沈僧昭見知字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南史漁父見鈎字游終南山乘

月吟嘯唐崔咸位秘書監素有高世志造踏新遠||||||至感慨泣下

〔弔〕俯而慶仰而弔史記蘇秦見嚎字　召平獨弔漢蕭何見衛字　張繡卒不受賀受弔後漢劉表見賀字　王述居郡境母喪止一弔晉王羲之見然字　王儉死騎水牛出弔齊諸貴太宰孝回子也有棲退之志仍居墨下||||||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高力士母亡程伯獻繞經受弔唐||||貴幸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拜納爲兒弟力士||||||||　中書令不受賀受弔唐岑文本見賀字

〔釣〕披羊裘澤中釣後漢嚴光見隱字　三石頭垂釣宋王宏之見青字　其釣非釣南史漁父見釣字

〔溺〕卷著置厠中賓客更溺史記范睢見謀字　解儒冠溺漢酈食其傳見狂字　爲小綺藉溺漢周仁見褲字　死灰然即溺漢韓安國見然字　鄉

里欲溺魏吳曾傳見里字蔽蟬翳葉桓元就溺晉顧愷之見琛字卿

目眊眊正耐溺晉石季龍載記見中字年十二猶令騎腹溺北齊安德王見王字浴以五牲之溺北齊綦母懷文見疑字渴甚求飲民飲以溺唐崔羌見樹字于嶠於宰相從者直盧溺五代唐趙鳳傳見盧字

〔調〕十年不得調漢張釋之見論字後漢馬融見除字後周蔡景歷字季明性專固一為丈

官|||問太子權略智調蜀孟光字孝裕後主時為大司農光問郤正太子所習并其情性好尚正對云云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令所問欲其權略智謂何如正曰世子當承志竭歡不得妄有施為曾調蔵於胸次權略應時而發焉可豫設光妥解正慎宜不肯故設乃曰令天下未定智意為光醋君積書學當作吾等竭力博藏以待訪問如博士標累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

踞胡床作三調晉桓伊見奏字一年三輸公調宋劉凝之見車字趙鬼食鴨劇諸鬼盡着調齊恩幸茹法珍梅蟲兒等三十一人東昏

時桂制大臣楊易詔教公卿見之懾息初左右應敕捉刀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
｜｜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戮故以｜｜為諸鬼俗間以細封肉䌥以薹挂曰剗一意者山

賣昏當細剗而熏也刺河敬容為采荷調梁江革子從猶火有文情為采荷調以判

何敬容為當時所賞教汝陽聽以小絹為調從魏辛術為汝陽守水游表請經賦

｜｜｜｜｜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北齊尉景見景字詩

語故作落調唐鄭棨見體子鬻吏舉以鳳凰優得調唐楊國忠判慶

支哀天下財貯左藏庫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邱山出入判官魏仲犀言鳳凰集通訓門門直庫西詔改為鳳凰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

【料】均給公廨雜料唐楊綰字公權為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食黃貂以三品料五代東漢劉昱見貂字

【竅】聖人心有七竅史記紂怒比干強諫曰吾聞｜｜｜｜｜｜剖比干觀其心

屈

穀樹瓠堅而無竅後漢孔融答曾操書注曰韓子曰齊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不恃仰而食令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曰仲曰凡穀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堅瓠之類也

巨匱栽竅唐王征見珍字

〔徼〕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漢食貨志武帝東度河河東太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太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行獵新秦中|||||||||誅北地太守以下時公卿議封禪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共具而望幸

〔吁〕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吁晉吳隱之字處默少有清操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人以為孝感常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妹賢明婦人也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筯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顏延之聽

其辭義清元不復酣吽宋張鏡見談字簫如餓鴟吽梁曹景宗見婦字

三十五笑

〔笑〕褒姒見舉烽大笑史記周幽王見烽字夢叔帶哭已而笑史記趙盾見笑字趙爲號秦爲笑史記趙王遷五年地大動六年大饑民訛言曰｜｜｜｜｜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八年爲秦所滅士有不談王道者樵夫笑漢楊雄長楊賦曰｜｜｜｜｜｜｜｜｜｜｜之重爲天下觀笑漢司馬遷曰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灌夫嘻笑漢田蚡見李字甗齒笑後漢梁冀妻見眉字趙君名重令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侯謁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

此魏文以賈詡爲三公孫權笑魏賈詡字文和文帝即位拜太尉注曰｜
｜｜｜｜｜｜｜｜｜｜之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吳太史慈傳見
我字左右見譙周笑蜀譙周字允南體貌樸素性推誠不飾初見丞相亮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邪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蜀諸葛亮
見何字誦讀典籍欣然獨笑蜀譙周耽古篤學｜｜｜｜｜｜｜見張
華以帛纏鬚大笑晉陸雲見疾字水中見縁經影大笑同上庾
亮舉麈尾掩口而笑晉孟嘉見吏字癡兒缺須百日不語笑
晉魏詠之見器字投諸水中出水便大笑晉孫登見琴字靈談鬼笑
晉夏統傳見珠字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晉桓溫以雄武專朝覬覦非望
或卧對親賓曰｜｜｜｜｜｜｜｜｜｜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有遠方比邱尼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

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出溫問吉凶厄曰公作天子亦當如是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顏竣瞋謝莊笑宋顏竣傳見官字自當陵雲一笑齊張融見魂字窓室中學揖讓妾侍窺笑齊張敬兒見對字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悞笑梁王筠見似字一生不笑後魏宗室長表對文陵伯性剛數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為代尹常曰聞公｜｜｜｜令方陽山當為脫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茶而非禮將為神笑後魏薛孝通位中書侍郎曾與諸人同謁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拎手不拜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拜者慙焉見名法之言掩卷笑後魏劉顯之見小字魏收縮鼻笑北齊崔㥄見徒字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北齊崔瞻為中庶子孝昭詔議三恪魏收為一議朝士書同瞻別立一議收讀訖笑

而不言瞻曰瞻議若是當督其所長若非當詰其不允｜｜｜｜｜｜｜｜｜｜｜｜｜見人好笑

北齊尉瑾見蟬字何意爲吳兒所笑北齊李業興見家字妨少年戲笑

北齊徐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曰｜｜｜｜｜｜縱之如此可於汝苑作老君像面向北笑後周李順興見狀字幾

許可笑隋房陵王勇初爲皇太子姬威表告太子非法曰太子欲得樊川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

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殺百

許人自然永息左右佩劍彼此相笑唐楊嗣復見矜字雖庸下與攜

手語笑唐韋表微字子明性寫故舊｜｜｜｜｜｜｜無間然與人言嬉怡微

笑唐李義府見貓字

【少】雒陽人年少漢賈誼雒陽人年二十餘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誼

發之天子議以詛任公卿之位綷灌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

後亦疎之通家年少魏夏侯元見我字骨氣不及逸少晉阮裕見尊字王

氏三少晉王羲之見藩字臣年雖老臣卿尚少後魏孫紹爲太府少卿因

朝見虛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康寺三少北齊

李師上聰敏好學待詔文林館與盧公順崔君洽同志支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

黃驄年少後周裴俠字戎昭少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號||||三

少唐李嗣真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

〔照〕若太陽下同萬物則蒼生何由仰照晉王導潛心推奉元帝帝

爲晉王以導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外御牀共坐導固辭曰||||||||||

|||帝乃止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晉溫嶠見旋字夢日光自

窻中照後魏孝文馮后見熙字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後魏高允字伯恭凤

成有奇度崔宏曰高子|||||||當爲一代偉器白日光天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照後魏鄭道昭爲中書侍郎從孝文征沔北帝宴羣臣歌曰||||||||

||||||||道昭歌曰皇風一鼓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羣臣皆賡歌

〔詔〕命爲制令爲詔史記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綰等上尊號曰秦皇||||天

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

天子之詔漢周亞夫見柳字受賜不待詔漢東方朔見肉字帝前毀

令桓溫居攝詔晉王坦之見爐字桓詔符詔晉桓元見注字天保大

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北齊宋世良見限字權德輿流涕讀

太宗賜李靖手詔唐李靖傳見書字賜坐御榻容不肅又坐

對詔唐竇軌見公字戴紅抹額應詔唐婁師德見額字筆塗詔唐李藩爲

相河東節度王鍔貽權近求宰相憲宗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

可推慮輿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邪論曰勢迫矣出令日便不可止 薄紙手作舫

裴詔 唐韋澳見裴字 誠風俗詔 唐元稹附官責得知制誥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懸訴羣司以運其憾 焚詔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賦毒之乎令吏閣詔吏不敢從即自焚之觀察使督之不劾

【邵】亦作召 以刑餘爲周召 漢蓋寬饒見書字

【召】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漢主父偃見令字 給追鋒車請召 魏高貴鄉公見車字 公當折簡召 魏主浚見客字 欲試其局量遣左右馳召 蜀黃權傳見量字 欲觀其風度令使者急召 後魏裴粲見度字

【燎】原頭火燒無遺燎 晉顧愷之見語字

【療】半生不語亦當療 晉魏詠之見器字 吾病豈宜療 晉載記禿髮傉檀兵敗歸乞伏熾磐歲餘爲熾磐所酖左右勸解藥傉檀曰｜｜｜｜｜邪遂死 祖袁明夢

老翁以金鎞療後周張元見經字

〔曜〕德曜後漢梁鴻妻見光字易姓名爲運期燿後漢梁鴻見歌字童子於掌中見劉曜晉佛圖澄見當字白日光天無不曜後魏鄭道昭見照字貞曜唐孟郊諡

〔要〕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晉謝安傳見志字讀書不甚研求默識其要晉阮瞻||||||||||人歎其率而能要晉袁宏見翁字改露布陳列軍儀措置形要後魏傳永見翔字起授七品清要唐李素立高祖愚顧特異以親表||||||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能言碣石四鎮山川障塞之要唐唐休璟爲宰相以儒首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縣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

〔鷂〕在北爲鷹在南爲鷂晉崔洪見陵字欲以小雀遇我使我

畏死鷂晉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乎育執刀叱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降黜如日月之蝕小縣令敢輕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把育乃止由是知名

懷中匿鷂唐太宗長孫皇后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死懷中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賀曰主明臣直帝乃忻

齊賢豈捕鷂唐劉齊賢見入字

占亡奴令市鷂唐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生戒持錢五百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戒使者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一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獲奴

〔剽〕耳剽漢朱博為廷尉召見正監典法掾史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丨丨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其疏略材過人也

【驃】飛霞驃 唐回鶻傳見驃字

【妙】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吳沈文博學善屬文兼好武事衆言其｜｜｜｜｜｜｜｜｜見孫權傳

一臺二妙 晉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戶部二妙 唐韋維爲戶部郎中善裁剸員外郎宋之問善詩時稱｜｜｜｜

【廟】商邱成醉歌於廟 漢武紀見歌字

顧成廟 漢孝文四年作｜｜｜注云帝自爲廟制度甲挾若顧望而成猶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景帝廟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徘徊宣帝號樂游元帝號長壽成帝號龍池

太常奉宗廟 漢吳王濞見戚字

原廟 漢叔孫通爲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立｜

丨惠帝嘗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許之諸果獻自此始

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

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酎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上不詭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注見死陽祀於齊潔不得入廟祠

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孝惠廟

漢韋元成嗣父爵扶陽侯坐帝時以列侯侍祠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為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後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漢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令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未及施行禹卒永光四年下詔罷郡國廟月餘復詔議迭毀之禮丞相元成等奏太上皇孝惠廟親盡宜毀寢園皆無復修歲餘元成薨臣衡為丞相上

寢疾｜｜｜｜｜｜｜｜上欲復之衛深言不可上疾夕不平衛懼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所罷寢園廟修祀如故惟郡國廟遂發云哀帝時劉歆云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洪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發而為虛失禮意矣鄉里圖其形屈原之廟後漢延篤南郡人為京兆尹報梁冀客自免歸卒｜｜｜｜｜｜｜｜取長沙王冢甎立孫堅廟魏諸葛誕傳見王字目夏侯元肅肅如入宗廟晉裴楷見傳字王況之女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晉劉聰載記見祖字直以局度居廊廟宋徐羨之見長字立廟方山號白馬廟宋顏琛吳郡人初為奉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時商旅數十艘泊岸有一人元衣介幘昇諸船曰顏吳郡部伍當至諸船悉東西環聞以為善徵因誓若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為吳郡守乃｜｜｜｜｜｜｜｜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疲｜｜｜｜｜｜｜終日與居莫能測之自稱三公於新林姥廟齊張敬見對字命載荻欲焚蔣廟梁武

帝以京師旱甚詔祈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丨丨丨丨丨丨丨并神影彌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修謁後曹景宗等破魏軍於鍾離蔣
帝報教必許扶助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泥濕見曹景宗傳左遷始安太守以與
鄉人論帝王功業共入魏武廟梁裴邃見始字武帝顧歎裴
范二廟梁裴邃見主字教令自撰文祭郭淮廟後魏郭祚從孝文幸長安
道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歎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因敕以太牢祭
淮廟令祚自撰祭文康景孫欲自經於神廟北齊房謨與子結婚臺以謨年俊欲
改適它姓平陽康景孫火屬志節爲謨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絰詣神廟前大呼曰房謨清吏忠
事高祖及其死妻子見後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訴於地下使以絰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
司朝廷哀其誠以女歸房族不作家廟唐王珪既貴丨丨丨丨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太
宗爲立廟愧之大旱禱孔子廟唐黎幹爲京兆尹大曆八年丨丨幹造土龍與巫覡對舞

又｜｜｜｜｜代宗笑曰某之椅父笑汝毀土龍戚勝節用兩函得稟入先建家廟唐趙

褋見家字冨嘉謨之文不可施廊廟唐王勃傳見可字見崇順王

訊吳英北廟五代閩王曦傳見痛字

回溪先生史韻去聲卷第三十六